

读·品·悟®

与文学名家对话·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

高长梅 王培静/主编

少年与狗

陈 然◎著



H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少年 与狗

陈然 著

与文学名家对话·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
高长梅 王培静◎主编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年与狗 / 陈然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3.7

(与文学名家对话: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 / 高长梅, 王培静主编)

ISBN 978-7-5511-1277-2

I. 少… II. 陈… III. 小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0637 号

丛 书 名: 与文学名家对话: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

主 编: 高长梅 王培静

书 名: 少年与狗

作 者: 陈 然

策 划: 张采鑫

责任编辑: 刘红哲

责任校对: 齐 欣

特约编辑: 李文生

全案设计: 北京九洲鼎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6 / 32 / 24 / 28 / 29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00 1/16

字 数: 165 千字

印 张: 12.5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1277-2

定 价: 29.9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C 目 录

CONTENTS

姐姐 / 001

少年梅涵 / 013

午睡 / 022

想入非非的小卷和我二爷 / 027

超市与我们 / 032

山子的秋天 / 040

崇拜 / 049

破蛹 / 058

口吃 / 069

小二黑告状 / 077

走麦城 / 086



C 目录

一只美丽的苍蝇 / 098

绑架 / 108

脸红 / 111

骨折 / 114

少年与狗 / 122

少年的故事 / 127

装满了钞票的房子 / 137

昆虫记 / 146

孩子与电影 / 161

传奇 / 175

大闹天宫 / 178



| 姐 姐 |

姐姐从什么地方捡来一块涂有油漆的木板，只有一张小课桌面那么大，尤其令人兴奋的是，油漆居然也差不多是黑色的。

姐姐有些骄傲地对弟弟说，我们也可以上课了。

两天前，姐姐和弟弟去上学，走到学校，才发现已经没有学可上了。这所专门收留民工子女就读的私立学校，因为没有达到标准而被查封了。老师和校长已不见踪影，只有窗户上的纸片在风里噼里啪啦地响。很多同学手扒着铁门，把脑袋尽力往里面钻，哭着说，我们要上学。

当时，姐姐也哭了。姐姐已经读到三年级了，狐狸和乌鸦的故事，语文老师还只上到一半。而且，老师马上就要教姐姐他们写作文了。姐姐很想学写作文。她有很多东西想写。它们都藏在她心里，像许多小鱼一样在噬咬着她。就像村前的那条小溪，每天哗哗流过来，又哗哗流过去，她站在水里洗衣服，那些小鱼就轻轻地啄她的脚踝，痒痒的。而现在离村子已经很遥远了啊。好几年前，爸爸和妈妈就出来打工了，姐姐和弟弟在乡下跟爷爷过。但自从去年爷爷死后，他们便也跟着爸爸妈妈出来了。爸爸和妈妈打工的城市很大，来了一年多，姐姐和弟弟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大。他们一家人租住的地方，其实跟他们的村子差不多，要说有什么不同，就是经常有戴着红袖章的人在周围走来走去，好像对他们很不放心似的。如果他们一探头，那人便



会警觉地盯着他们看。如果他们从街上经过，也有人瞄瞄他们的左手，又瞄瞄他们的右手。有时候他们会吓得奔跑起来，没想到还真有人追赶。

所以姐姐能捡到那块木板，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如果当时有人说姐姐是偷来的，那怎么办呢？

这里每户人家都租住了好多人。夜深了还有人在免费的水龙头下洗衣服。几乎每幢房子前面都有一个这样的水龙头。因为免费，后面还有人在等。刚来时，姐姐和弟弟几乎整天把手和脚放在水龙头下面。他们喜欢自来水那种“自来”的感觉。

每天一大早，爸爸和妈妈都要出去上班。他们俩合骑着一辆自行车，摇摇摆摆地向城中心驶去。这时交警还没有上班，不然自行车后面是不能带人的。他们要骑一个多小时。天晴还好说，如果是下雨，那就麻烦大了。所以爸爸现在和当初做农民时不一样了。那时，爸爸老是抱怨，怎么还不下雨？而现在是：怎么又下雨了？他们也想租个近一点的房子，可城里房租太贵了，一个月可以顶这里两个月。

爸爸在一家工厂里做搬运工，妈妈在一个熟人的帮助下，找了份扫马路的事，每天戴着大口罩。因此姐弟俩上街，如果看到戴口罩的人，他们便觉得很亲切，一定要看了又看，生怕那口罩后面的就是妈妈。虽然他们明明知道妈妈做事的地方很远。

在一个路口，爸爸让妈妈从自行车后座上跳下来，他从另一个路口骑过去。下班后，她就站在那个路口等，刚好站在早晨下来的对面。当他们回到家里，姐姐已经煮好了饭，弟弟做完作业，倒在桌上睡着了。姐姐把被弟弟的脸压着的作业本轻轻抽出来，免得弟弟流出的口水把作业本打湿。弟弟还是个鼻涕佬，有两条黄狗老是蹲在那里，而且黄狗的尾巴一露出来了，就会遭到姐姐的嘲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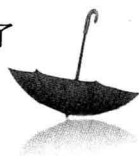
姐姐说，我们不要把不能上学的事告诉爸爸妈妈。有一次，因为心里有事，爸爸在路上跟人家撞了一下，膝盖都摔破了。为此姐姐经常担心爸爸会一瘸一拐地回来。每天，直到看着爸爸和妈妈都完好无损地走进家门，她才

松一口气。姐姐知道，因为他们不是本地人，上不了附近的公办学校（他们把它叫做正式学校）。一定要上，得交一笔数额很高的插班费，爸爸和妈妈是不可能拿得出这笔钱的。在租房区的民工中间，只有姚燕燕的爸爸能拿得出这笔钱。她爸爸是一个小包工头，有时候还打的回家呢，她妈妈也不用做事，大家都羡慕死了。

可怎么才能把爸爸和妈妈瞒住呢？姐姐说，我们还像往常一样，等爸爸妈妈回来，你还伏在桌上打呼噜，我还在那里淘米做饭。姐姐说，幸亏以前我们学校不像姚燕燕他们那样，每次做完作业还要家长签字，不然就要露馅了。但这样过了两天，姐姐又犯愁了。她说，虽然瞒住了爸爸妈妈，但瞒不住我们自己。一想到还有那么多课文没有读过，还有那么多东西没搞懂，晚上我睡不着觉。弟弟，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期间，姐姐和弟弟还偷偷到以前的学校里去看过。他们希望听到那里传出抑扬顿挫的读书声。果然，校门是开着的。里面还有人影在晃动。但他们惊讶地发现，那里现在连一点学校的影子都没有了。国旗不见了。写有校名的牌子不见了。教室里的桌凳讲台也不见了。黑板呢？黑板也不见踪影了。原先的学校已经成了家具厂。操场上堆放着许多木料，教室里传来了钢锯、刨子和斧头的声音。新鲜的锯末飞扬，淡黄色的刨花从教室里往外爬。如果是以往，姐姐是很喜欢那些刨花的，因为看上去，它们是那么美。她会抓起一把来放在鼻子底下一遍遍地嗅着。把它们打开来，漂亮的木纹好像是一幅图画。它们还可以引火，烧炉子的时候就不要那么用力地扇了。可现在，她觉得它们可恶极了，仿佛一条条毒蛇，在嘶嘶地响着。它们把教室占据了，把他们赶出了学校。起初她还满怀着希望，说不定学校什么时候又恢复上课了，老师拿着一只喇叭，站在街道上喊，上课了，明天上课了！现在看来，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那些刨子、钢锯、斧头把她的希望弄成了纷纷扬扬的碎末。

姐姐站在那里发呆。那么大的学校，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它到底躲到哪里去了？姐姐想得脑瓜子都疼了。房子还是原先的房子，怎么学校就没有了



呢？那么到底怎样才算得上是学校呢？想到这里，姐姐仿佛豁然开朗。

姐姐对弟弟说，我原先以为学校是房子，现在才知道不是。学校不是房子。学校是老师，是黑板，是粉笔。姐姐说，我有个主意，如果我们自己有黑板，有粉笔，那是不是我们自己也可以做老师了呢？

姐姐把她的计划跟弟弟说了，弟弟也有些兴奋起来。他说我有粉笔。原来，像许多刚读书的孩子一样，弟弟对粉笔也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好奇心。上课的时候，他紧盯着老师手里的粉笔，仿佛它有什么魔法，在它吱吱叫着的时候，一只只漂亮的字就像小鸟一样跳到了黑板上，让弟弟百看不厌。他个子矮，坐在第一排。他仰着脸，看那纷纷扬扬的粉笔灰撒落下来，仿佛闻到了桃花盛开的气息。只有桃花有那么多粉的。老师写着写着，就嗖的一声，把剩下的粉笔扔到墙角落去了。有时候，老师还把粉笔当做导弹，向不遵守纪律的同学发射过去。下了课，弟弟赶忙把它们捡起来，放在文具盒里。现在，弟弟把它们从床底下拿出来，骄傲地在姐姐面前一扬，居然有满满一罐头瓶。

弟弟说，你看，足够我们上课了。他眼巴巴望着姐姐，吧嗒吧嗒着嘴巴。

姐姐把那块捡来的木板靠着墙，放在一张凳子上。她拿起一支粉笔头，小心地画了一下。木板吱扭叫了一声，一个字就跳上去了。姐姐很兴奋。弟弟也拿起了粉笔。他先写下自己的名字孙小刚，又从1写到9，接着又写了姐姐的名字孙小霞。弟弟说，我也可以做老师了！姐姐说，你以为，会写粉笔字就可以当老师么？还要上课，你会上课么？

姐姐说，我读三年级，你读一年级，我来做你的老师，给你上课，好不好？

弟弟说，好。

姐姐让弟弟在一张小号的椅子上坐好，又搬来一只兀凳当课桌。姐姐说，请孙小刚同学翻开课本。弟弟就翻开课本。姐姐说，上一节课，我们上到哪儿啦？弟弟说，《种鱼》。姐姐说，那好，我们再把课文朗读一遍。

于是他们读道：

农民把玉米种到地里，到了秋天，收了很多玉米。

农民把花生种到地里，到了秋天，收了很多花生。

小猫看见了，把小鱼种到地里。它想收很多小鱼呢！

姐姐说，既然是上课，就要有一个上课的样子，我们要像正式上课那样，比如说，我们要有功课表，还要有作息时间表，还要有课间操。

弟弟说，我还要上体育课和音乐课，我想唱歌！

姐姐说，那是自然。

姐姐翻开文具盒。里面有她这学期的功课表。她把它做了适当的修改，比如班会课就可以不要了。还有电脑课，也没法上，因为家里的电器除了电灯和一台爸爸从旧货市场买来的老是沙沙响的彩色电视机，其他没有带电的东西。姐姐把功课表工工整整重誊了一遍，贴在墙上。开始不想贴，但不贴总觉得不太对劲，不像上课的样子。在她以前读书的班里，老师就是把功课表贴在黑板旁边醒目的地方。如果爸爸妈妈问起，就说老师教的。还有黑板，也可以这样说。反正只要说是老师要求的，爸爸妈妈从不会说什么。难道他们还会反对他们多多学习？说不定他们会很高兴呢。晚上，爸爸妈妈回来后的态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不但没看出破绽，还夸他们会想办法，爸爸甚至还奖励了他们每人一块零花钱。以前，他最多是奖五毛的。姐弟俩决定把那两块钱留到关键的时候用。

姐姐制订的作息时间表是这样的：六点半起床，七点早读，八点上第一节课，九点四十分，课间操。十二点午饭。两点半上下午第一节课，四点半放学。六点看中央电视台的《大风车》和《动画城》。八点做完作业，开始批改。九点关灯，节约用电，睡觉。

弟弟说，不能总是你给我上课，你自己也要上。姐姐说，我当然也想上，可谁来给我上呢？弟弟说，当然是我了，我不能专当学生。姐姐笑了，



把自己的课本递给他，说，你给我上吧。弟弟把姐姐的课本接过来，拿起的却是自己的课本。他煞有介事地教姐姐读起“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姐姐说，我又不是读一年级。弟弟说，那不更好么？我希望年年读一年级，那我不用脑筋，每回都可以考一百分。姐姐说，你这个懒鬼。

其实弟弟说的，姐姐也早就在想了。她想来想去，就想到了姚燕燕。姚燕燕读书的学校，离这里并不远，就在爸爸和妈妈每天去上班的路上，是一所大学的附属小学。为了进那所学校，姚燕燕爸爸光插班费就交了两万块，并且还是找了熟人。如果没有熟人，就是有钱也交不进去。姐姐跟姚燕燕到那里去玩过一次。第一次进大学的门，她紧张得四处张望，生怕有什么人会发现她不是这里面的人，把她轰走，那多难为情。这可是大学啊，听说要读好多年书，还要考好多次试才能进去的。她不禁有了一种偷了人家东西的感觉。大学的门，一个门柱就有一间房子那么大。走过几条高大宽敞的水泥路，路面整洁干净，两旁全是耸入云天的白杨树。她的头完全晕了，一点也不记得来回的路了。她真佩服姚燕燕，居然记得那么清楚。看来姚燕燕天生就是该读这样的学校，她一点也不嫉妒她。但她羡慕她，羡慕那么好的教室，那么好的黑板。姚燕燕教室里的黑板漆黑漆黑的，没有一丝儿缝隙，不像他们的黑板，上面满是沟沟壑壑，像老年人的皱纹，老是看不清字。姚燕燕教室后面的黑板报像是一个小型的花园，上面开满了红花绿草。更让她想不到的是，姚燕燕的教室是斜坡式的，不用担心前面的同学遮挡了她，使她看不到黑板。无论是按成绩还是按个头，她都应该坐在比较前面的位子，但不知怎么回事，老师把她安排到了第五排，前面的一个高个子男同学的大脑袋，经常异峰突起似的挡住了她的视线，她不得不随着老师的板书而左右摇摆。

这一天，她在路上叫住了放学回家的姚燕燕。她跟姚燕燕说，他们学校关门了。姚燕燕说，那怎么办呢？姚燕燕是个好心肠的女孩。别看她爸爸赚了那么多钱，可他们家的人还是那么好。有时，姐姐听电视里的人说，人有钱就会变坏，她觉得并不正确。其实没有钱的人更容易变坏。比如，家里很有钱的人会去做小偷么？会成为抢劫犯么？说实话，当她四处找黑板的

时候，看到挂在村委会（大概这片刚开发的城区，还没来得及把村委会的牌子换成居委会）的院子里的那块小黑板，她都想扯下来就跑。如果不是后来偶然发现了那块涂了漆的木板，她很难不做出那样的事来。每想到这些，她的身体就不由得有些发抖。原来，一个人的变好与变坏离得是这样近！那些戴红袖章的人为什么老在附近转来转去，还不是因为租住在这里的人大多没有钱。那些戴红袖章的人从来不敢对姚燕燕家里人怎么样。即使有人被叫去盘问，如果姚燕燕的爸爸或妈妈出面说情，也一定会马上回来的。姚燕燕像她的爸爸，也像她的妈妈。所以她在明了姐姐的来意之后，马上点头同意。她和姐姐都是读三年级。她答应每天放学后把当天的学习内容和作业告诉姐姐，并给她讲解一遍。姐姐再回去自己学习。

爸爸和妈妈终究还是知道了事实。虽然在他们租住的这栋房子里，没有跟姐姐弟弟在一个学校里读书的，但旁边的房子里有。以往下班的时候，爸爸妈妈总看到路过的几户人家的孩子都趴在小桌子或兀凳上做作业，现在却没有了。那些孩子在看电视，或在外面玩。再就是，他们每次回家时，姐姐都不在，只有弟弟一个人坐在那里，望着什么地方发呆。爸爸问，姐姐呢？弟弟说，上姚燕燕家去了。她怎么天天上姚燕燕家去？弟弟毕竟是弟弟，藏不住事，就说了。爸爸妈妈着起慌来，翻看弟弟的作业，上面批改的痕迹果然来自姐姐。又看姐姐的作业，却是来自她自己。爸爸妈妈的眼睛立刻就湿润了。

这天晚上，爸爸到外面去了很久。回来，叹了一口气。姐姐和弟弟已经睡着了。爸爸和妈妈关了灯，在黑暗里坐着。后来妈妈拿了脸盆去外面的龙头下盛水，没有端稳，脸盆里的水全泼在路面上。仿佛她没有了一丝力气。那是一种透入骨髓的无能为力。

姐姐说，下面，请孙小刚同学预习《乌鸦喝水》，我要给三年级的孙小霞同学上课了。

姐姐记得在他们老家那里，老师就是这么同时给几个年级的学生上课



的。那时爷爷还活着。爷爷活着的时候身体是很好的，种地，养猪，放牛。爷爷是突然死的，事先没一点征兆。都说身体硬朗的人就是这种死法，是用勤劳和力气修来的，没有一点痛苦。所以看上去，爷爷仿佛在笑。那时姐姐只有四五岁的样子。至于弟弟，就更小了，还穿着开裆裤呢。姐姐很早就想读书了。两岁的时候就拿根细竹棍在稻场上写写画画。她带着弟弟跑到村里的小学，趴在窗子上看老师上课。村里的小学只有一间教室，一个老师，三四十个学生坐成好几排，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有。老师上一个年级的课的时候，就叫其他年级的学生自习。姐姐很佩服那个老师，可以让这么多孩子听话。教室里安安静静的。如果每一个年级的学生同时读起书来，那抑扬顿挫的声音仿佛是一首动听的音乐。老师就像一个风度翩翩的指挥家。

现在，姐姐觉得自己好像也是一个指挥家。姐姐看过电视上的指挥家。她喜欢看他的两手。她一点也不觉得单调。当音乐骤然响起的时候，她仿佛看到指挥家的手像两只白色的鸟一样扑扇着翅膀飞起来了。

姐姐说，孙小霞同学，请你把《小蝌蚪找妈妈》这篇课文朗读一遍。

孙小霞就拿起了课本。

姐姐说，请你站起来。

孙小霞就站好了。姐姐看着设想中的那个自己，有些满意地点点头，说，读吧。

暖和的春天来了，池塘里的冰融化了，柳树上长出了绿色的叶子。

青蛙妈妈在泥洞里睡了一个冬天，也醒来了。她从泥洞里慢慢地爬出来，伸了伸腿，扑通一声，跳进池塘里，在碧绿的水草上，生下了许多黑黑的、圆圆的卵。

春风吹着，阳光照着，池塘里的水越来越暖和了，青蛙妈妈生下的卵，慢慢地活动起来，变成了一群大脑袋、长尾巴的小蝌蚪。

小蝌蚪在水里游来游去，非常快乐……

姐姐说，请坐下。刚才孙小霞同学有几处没有读准，下面，我们来学习这篇课文的生字。说着，姐姐就把生字抄在黑板上，然后查字典把读音写了上去。弟弟在座位上探头探脑的。姐姐说，请一年级的孙小刚同学不要东张西望。弟弟不情愿地把身子坐端正。为了表示些微的抗议，他用屁股把凳子翘了起来。姐姐不想浪费时间，便装作没看见。她说，下面请孙小霞同学跟我读生字。融，融化的融。蛙，青蛙的蛙。碧，碧绿的碧。蝌，蝌蚪的蝌。请注意了，蝌蚪的蝌字怎么写？孙小霞马上举起了手。姐姐说，请孙小霞同学回答。孙小霞便站起来说，老师，蝌蚪的蝌，左边是个虫字，右边是科学的科。姐姐说，对，这个虫字表示它的意思，科字表示它的读音。

弟弟又在下面搞小动作，姐姐有些忍无可忍了。她说我再提示一遍，请一年级的孙小刚同学注意课堂纪律。谁知弟弟也把手举起来，他说老师我有问题要问。姐姐说有什么问题你说吧。弟弟说，请问老师，乌鸦为什么一定要喝这只瓶子里的水，而不到别的地方去喝水呢？姐姐说，肯定是别的地方没有水。弟弟说，既然别的地方没有水，那瓶子里的水是哪里来的呢？姐姐被问住了。她想像老师以前斥责她那样斥责弟弟几句，但弟弟问得好像也有道理。老师是讲道理的，总不能斥责想弄清一个道理的同学吧。就像那次学《愚公移山》的时候，她问老师：愚公家的人都去移山了，他们家吃什么呢？谁给他们家粮食呢？结果被语文老师狠狠批评了一顿，吓得她后面的问题没有问出来。她还想问的是：愚公他们为什么不搬家呢？不管怎么说，搬一座房子总比移一座山简单得多。再说，把山移到其他地方还会妨碍别人，或许还要填掉许多良田呢。现在，无论是孙小刚还是孙小霞，都可以大胆地向她提问了。她决不会斥责他们。

是啊，同学们想一想，瓶子里的水是哪来的呢？姐姐自言自语道。但她马上明白过来似的说，孙小刚同学的问题提得很好，说明他是个善于动脑筋的同学。但我想，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我们思考瓶子里的水是从哪里来，而是要我们知道这只乌鸦是聪明的，它凭它的聪明喝到了水，解决了口渴的问题。孙小刚同学，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

那好，请你继续预习。

姐姐擦干净了黑板，在上面写下了布置给三年级孙小霞同学的作业。黑板擦是妈妈用布片做的。那天爸爸本来想给他们买只黑板擦，但在上班的附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卖黑板擦的店，心想它大概是像老师用的教学参考书一样，是买不到的。他还想买教学参考书和练习册答案，自然也没有买到。爸爸说几天来他一直在一所小学旁边走来走去，希望跟老师拉上关系，向他们借一本参考书或练习册答案。书读得不多的爸爸深知它们的重要性。

姐姐看了看放在电视机上的那只像老母鸡啄米一样在啄个不停的电子钟。它是爸爸从地摊上买来的，才十块钱。如果是夜晚，它会啄得越发起劲。一早起来，姐姐总觉得它是饱饱的。现在它正指向九点四十。姐姐对自己的准时感到满意。她说，下课。

姐姐拧了拧钟后面的一个钮，钟就叮铃铃闹了起来。姐姐说，做课间操啦。

姐姐和弟弟就都站起来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他们一边喊着节奏，一边做操。因为弟弟做得还不怎么熟练，姐姐便站在他前面。弟弟其实很喜欢做操，正如他喜欢上体育课。姐姐不怎么喜欢体育。以前在学校里，上体育课时她总是躲在后面。因为她经常出错。所以上体育课时，弟弟便俨然是老师了。他们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向左转，向前三步走。弟弟不但把这些号令倒背如流，还让自己的动作完全跟上。而姐姐老是弄错，她老是把向左转弄成了向右转。向前三步走的时候，她的手和腿摆动得很不协调。越慌张，就越不协调。每当这时，弟弟便会得胜似的大笑起来。弟弟说，你真笨！

弟弟爱睡懒觉了。都六点半了，弟弟还不肯起床。姐姐说，你怎么还不起来？弟弟像一头小猪那样哼哼着。姐姐果真说，小猪小猪，小懒猪。弟弟听得耳朵吵，就拱了拱身子，缩进被窝里去了。姐姐不依不饶地拧他的耳

朵，弟弟恼了，就把手一扬，叭地打在姐姐的脸上。

弟弟用的力很大，姐姐的脸立刻红了，好像有几条红色的虫子在上面爬。姐姐忍不住哭了。弟弟把被口扎紧，像个潜水员一样。不知过了多久，他把脑袋露出来，惊讶地发现姐姐还在哭。这一下，他也有些慌了。但他强装镇静，仿佛得理不饶人似的说，谁叫你骚扰我睡觉，我不是说了嘛，我好困，你怎么就不让我多睡一会儿，怪谁呢？弟弟又说，你别哭好不好，你又不是小孩子，哭什么嘛，我又不是故意的，不小心碰着你了，要不，你罚我劳动吧，好吗？姐姐依然没有理他。

在后面的时间里，姐姐没有给弟弟上课，也没有给自己上课。她搬了只马凳，到一旁去一边抹眼泪一边做作业。无论弟弟怎么故意招惹她，她都不理。弟弟后来急了，就跑到外面去捉来一条绿虫放在姐姐桌上，他知道姐姐怕虫子。谁知姐姐没有被吓着。她用一张小纸片包裹着，从容不迫地把虫子扔了出去。

弟弟说，没有老师，我自己上课。他说这节课上美术。他拿纸画了一个女孩，女孩扎两只辫子，圆乎乎的脸上有两个小酒窝。泪水正吧嗒吧嗒掉下来。过了一会儿，他说这节课上体育。他在那里做仰卧起坐，或接力赛跑。他把接力棒（一根筷子）从左手传到右手，又从右手传到左手。过了一会儿，弟弟又唱起歌来。他说这节课上音乐。他唱着唱着，忽然也大声哭了起来。他边哭边喊妈妈。

姐姐的心立刻软了。其实今天姐姐心里也不痛快。爸爸和妈妈昨天回来得很晚。他们是走回来的，爸爸的自行车丢了。他们互相埋怨。爸爸说，谁知道有人偷呢，它每天都是放在那里的。妈妈说，又要花一百多块钱。本来，我这钱是攒着给女儿买复读机的。她早就想买了。她想学英语。人家姚燕燕早就学英语了。爸爸说，什么都跟人家姚燕燕比，比得上么你？妈妈说，谁比了？没有人教，这复读机至少可抵半个老师吧。爸爸说，你光说我，那天你扫马路扫累了，不是刚坐了一下就扣掉了一百块钱么？你怎么就不忍一忍？你怎么就不说你那一坐就坐掉了一台复读机？妈妈哭了起来，边



哭边说，我哪天不把那条街扫得干干净净的？那天我腰痛，刚坐了一下，公司的领导刚好路过，看到了，我这不是倒霉吗，做事的时候没人看见，刚坐下来就被人看到了。

姐姐意识到自己错了。她擦干了眼泪，又为弟弟擦干了眼泪。她拿起弟弟的课本，说孙小刚，别哭了，我们来上新课。

